

孤独的门萨

图别问/文 九万/图

利嘉雅（原始笔录）

我本不应该参加这次旅行。

我的丈夫是个华人。就像在这个国家里的大多数华人一样，他勤劳、精明、体贴，还拥有非常可观的财富。

我的家人不是很接受这桩婚姻——华人虽然有钱，但毕竟在我们国家的名声并非很好。有人传言，华人在我国卖的电器质量都较差，返修率很高。可事实是，华人总有办法把促销做上去，不管是低价格的策略还是吸引大众眼球的售后服务，都使得大家纷纷愿意掏腰包买“Made in China”的电器。

我爱我的丈夫，为了他，我努力学习中文。

语言学习的成败在于实践和应用，因此我的丈夫鼓励我用中文和身边的华人圈子进行交流。可在我国待久了的华人都有这样一个特点：他们之间会用中文交谈，一旦碰到我国人或其他外国人，全部转用当地语言或英文。于是经常有如此尴尬的场景：我用有点蹩脚的中文朝他们打招呼说“你好”，他们却用流利的我国语言甚至是我们某些区域的方言回应“我很好，你吃了么？”

我无可奈何，这样下去是不会有本质的提高的——尤其是当我的丈夫因为越来越兴隆的生意变得早出晚归、无法继续担任我的中文老师。

选择这次旅行纯粹就是出于上述的无奈。我某天突然蹦出一个很天真的想法：如果参加来我国旅游的华人旅行团，那么既可以充当他们的半个导游，更可以让他们充当我的全职中文老师。我的丈夫也为我这个想法叫好，并专门腾出时间为我收拾行李。

其实，这次旅游要去的所有景点，我几乎都去过。

看吧，我本不应该参加这次旅行。我只是太爱我的丈夫，我只是希望努力学好中文。然而，谁能想到会有劫匪呢？

马格

马格本不应该出现在警局。

他上周五已经填好了请假单，准备请一个星期的假，陪陪生病在床的妻子。可今天星期一，他突然想起还有一些紧急材料需要审批，于是就在这休假的第一天又返回警局办公室，打算拿了相关文件回家处理。

马格推开警局的门，看到有的人在疾步穿行，手上捧着一叠厚厚的文档；有的人差不多是快跑起来，把迎面的人撞倒了也顾不上说“对不起”；有的人在大呼小叫；有的人对着电话嚷嚷，可能听不清对方在说什么，又对着身旁大呼小叫的人嚷嚷，让他们安静一点。

手下拉斐尔急忙招呼马格：“头儿，出事了，出大事了！离这里不到两公里的T停车场发生了劫持人质事件！”

马格镇定地看着他：“别急，慢慢讲，说清楚了。”

“好的，事情是这样的，”拉斐尔仍然是上气不接下气，“五分钟前，我们接到T停车场工作人员以及旁边一个超市的报案，说是停在该停车场的一辆旅游中巴遭到劫匪劫持，情况不明……”

“你的意思是那个劫匪没有直接给警局打电话？”

“没错，劫匪给停车场和超市分别打了



电话，并把一个手机号留给他们，让他们报警时转告警方，不过我们暂时未与劫匪进行联络。”

“为什么不呢？”

“头儿，你不在的时候，如有类似紧急情况，我们必须请示迪拜副官。但他现在仍未到警局，手机也一直处于关机状态……”

“你们打他家里电话了吗？”

“没有，我们没有他的家庭电话号码。”

“让我来吧，我有。”马格边说边拨出一串数字，同时按下免提键。警局内暗红色的电话机传来“嘟嘟”的铃声，片刻后响起迪拜略带沙哑的嗓音：“你好，我是迪拜。”拉斐尔朝马格竖起大拇指，意思是“果然还得靠你才能找到他”。马格随即取消免提，质问迪拜不按时上班的理由。

大概一分钟后，马格重重地挂了电话。拉斐尔战战兢兢地问：“他没事吧？”马格有点生气地说：“他说睡过头了，谁知道呢？兴许是昨晚去酒吧喝多了或者找姑娘玩累了……不管他，看来他是铁了心不让我好好休假！”

“这个混蛋，给我们精英一队丢脸了！”拉斐尔趁机拍马屁，“不过，头儿，有你在我们就更放心了，尽管你今天只是穿了休闲装来……”

马格低头瞅了一眼自己身上的黑T恤，确实不搭调。他拍了拍拉斐尔的肩膀：“小伙子，今天行动你就是我的副手，你现在去召集一队所有队员，三分钟后出发，火速赶往现场！”拉斐尔受宠若惊地敬礼：“遵命，头儿！”

“等等，”马格又叫住他，“你跟其他队员坐警车去，我的私家车停在对面马路了，我可不想伸张正义的同时被吃到罚单，我自己开车过去，待会儿T停车场西门集合！”

走出警局时，马格抬头望着九点多的太

阳，温柔的光亮显得有点不够真实。他在犹豫是否需要回家一趟，看看妻子的病情是否好转。

时间显然来不及。他打开帕萨特的车门。

十五分钟后，当马格抵达T停车场的西门时，精英一队的同僚们也已经到达。拉斐尔一副春风得意的样子，马格不禁联想起一头追赶胡萝卜的驴。

“拉斐尔，通知这个管辖区的交警，疏散附近的所有行车与行人，封锁四周道路，实行临时交通管制。”马格泰然自若地指挥着。

停车场和超市的报案者以及相关工作人员均已聚集在此，等候马格的询问。马格走到一个大胡子面前：“你是导游？”

大胡子一惊：“是的，你怎么知道？”

马格的嘴角微微上翘：“你比当地人的肤色还要更黝黑，而且这里几个人中只有你戴着墨镜，一看就是成天在户外工作的。再说，如果导游也被困在车上，那么打电话报警或至少帮劫匪对外联络的就一定是导游而非劫匪本人。”大胡子拼命点头。马格又说，“当然，要是你下次能把队旗收好在背包里，而不是像现在这样露出一个小角，我估计我还是要多花几秒钟来判断你的职业。好了，言归正传，车上现在除那个劫匪外有几个游客？”

“十四个游客，司机迟到了，还在路上。”大胡子想了想，又补充道，“其实我还没正式点名呢，只是之前瞟了一眼……这个团人不多的，总共就十五人。”

“十五人？你不是说十四……”

“这里还有一个，”大胡子将身边一个女子拉到马格跟前，“她叫郑晓云，中国游客，因为临时下车去超市买东西逃过一劫。”

那个叫郑晓云的女人大方地与马格握了握手，用英文进行自我介绍：“我叫郑晓

云，是中国R市居民，和你一样，也是一名警察。我的同事冯阳警官现在被困在车上，我刚才打他的手机已经显示关机了。”

冯阳

冯阳本不应该留在车上。

他后悔自己那一点点大男子主义，拉不下脸陪晓云到超市买他所谓的“女生零食”，结果，晓云刚走开七八分钟，劫持事件就发生了。

那个凶悍的劫匪“嗖”地跳上了车，其他人还以为是迟到的司机为赔礼道歉开的小玩笑，只有他大吼一声：“大家小心！”

黑洞洞的枪口立刻对准了如此警惕的他。他的理性让他迅速缄默。

劫匪个子较高，大概有一米八，戴着黑色面具，穿着跟他们一样胸前印有旅行社标志的黑色T恤和黑色长裤，无怪乎有人一开始误以为是司机。

“每个人把自己的手机关掉！听好了，这不是表演，老子是动真格的！谁活得不耐烦，可以自动申请违抗我的命令！”劫匪操着一口夹带方言的当地口音给游客们下指示。他的声音听上去很奇怪，似乎是佩戴了某种变声器。

幸好冯阳当年还学过一点当地语言——他的哥哥当年还在这里打工的时候，他为了看望哥哥，拼命学过一阵子。后来冯阳如愿以偿地见到了哥哥，可惜，那是他们最后一次见面。

冯阳的心狠狠揪了一下。

劫匪给停车场和附件的超市分别打了一通电话，把自己的手机号告诉他们，让他们转告警方。冯阳想到晓云此时此刻就在超市内买零食，不禁为她感到庆幸。劫匪逐一检查了大家的手机后，掏出一个黑色塑料袋：

“大家从这里分别抽取一条黑布，拿到后蒙住眼睛，别试图留出一条缝隙来偷看，我会认真检查的。谁要是故意不符合要求，我会

打瞎他没蒙好的那只眼。”

这样的狠话一出，大家自然乖乖就范。

本以为在黑暗中静静等待即可，谁知道劫匪的怪声再次响起：“现在我要给大家都戴上跟我一样的黑色面具，大家坐好，我来操作。”

冯阳坐在左边第三排靠窗边的位置，旁边是个空座位，那本该是晓云的位置。他听到大概左边第五排的一个女人带着哭腔哀求劫匪：“先生，我什么也没有，我什么也不知道，求你放过我吧，我是听我丈夫的建议才来旅游的……”怪声冷冷地回应道：“这位女士，不用紧张，只要我的要求得到满足，你们自然就可以安全离开，谁也不会流一滴血。”

女人的哭声渐渐小了，不知是因为情绪终于稳定下来，还是因为被戴上了面具——那个面具，其实就是在眼睛部位挖了两个洞的黑色头套。

冯阳竖起耳朵，仔细地辨识着劫匪的步子，从前到后，然后又大步地从后至前。他应该给所有人都戴上了头套，冯阳这么想。

果然，劫匪拍拍手，铿锵有力地說道：

“好了，现在我们都成了一模一样的人。为什么要强调一模一样？因为在现实世界中，根本不存在一模一样的两个人。先不说构造复杂的性格和动因无法相仿，就连外貌，在整容科技发达的今天，也无法达到百分百的一致，哪怕是双胞胎。我尤其要提及阶层，也不存在一模一样，你站到了前面，自然就有人在你屁股后面，别人站在你头上，你自然就只能屈居别人脚下，即使两个同样官职的人，可能也会因为谁更讨上司欢心而更有话语权。今天，我就是为了打破这样的不平等降临此地，你们这些被选中的子民有福了。尽管你们跟我唯一的不同就是蒙上了双眼，但无需害怕，我就是你们的眼。请跟我一起歌颂万能的主吧——主，你是伟大的，你应受一切赞美；你有无上的能力、无限的

智慧。是的，主给予我们最大的恩赐就是智慧，今天，请用在座集合起来能媲美所罗门的智慧来救赎我的罪过。你们或许会在黑暗中煎熬，可请你们记住，主说要有光，于是便有了光。现在我宣布，门萨劫持，正式启动！”

张德庆（原始笔录）

我对秘书千叮万嘱，一定不要帮我报那种有中国人参加的团。中国人到人家国外旅游，就跟外国人来咱们国家一样，都是注定两个字：挨宰。

可这小蜜除了身材好外一无是处，尤其记性简直一塌糊涂。她给我报的，正是有中国人参加的团，而且，还是很多中国人。

她明知道我每次出国玩都是公费，没必要省钱。这不，遇上了劫匪，省钱不省心啊。看我回国后怎么收拾她。

话说回来，你们国家也真挺过分的，给欧美出的都是豪华团，给咱中国出的就是山寨团，瞧不起人是吧？告诉你，现在有钱的都是中国人！

好好好，扯远了。你问我当时的情形啊，不好意思，脑子一片空白。他那枪管子这么一指，我尿都出来了，幸亏穿的是黑裤子，痕迹不太明显。

他当时讲了什么我可真不太清楚，叽里呱啦反正都是外语，谁晓得啊？我真想把我行李架上装满现金的皮箱扔给他，说：哥们儿，别鸟叫了，拿着这钱，各回各家，各找各妈，我就不信我这么多钱买不了你一个公道。

我不懂外语还想报欧美团？警察大哥，瞧你这问题这水平！我不懂外语，就不懂找个漂亮的翻译啊？这年头的翻译啊，白天翻，晚上也翻……好好好，又扯远了，我就这毛病，特别尊重女性。

你赶紧问最后一个问题吧，我急着去机场了，你们这鬼地方，多一分钟我都不想再

待咯。劫匪开枪时的情形？我更不清楚啦，反正听到子弹从耳边飞过，我就赶紧把身边一个女人推了出去，哪怕能挡住一两颗也好啊。

冯阳

冯阳觉得这一切都太突然了。他跟晓云昨天到达这里，在当地报名参加今天的旅行团，可今天上午九点，导游连名都没点，劫匪倒是报上名来了。

其实就报团这个事情，冯阳和晓云的分歧很大。冯阳喜欢自由行，晓云则不太愿意费脑子，她坚持要报团。两个人争执不下时，晓云一努嘴：“冯阳，别以为在国内你是我上司，咱们出国了我就得听你的。你好歹是个男人，懂不懂尊重女性啊？”

结果，为了这“尊重女性”，冯阳尊重了晓云的意见。

但此时此刻，被困在车上的却是当初让步的冯阳，这确实有点啼笑皆非。冯阳想起刚才劫匪说的“不公平”，若有所思地点点头。

这个自称“门萨”的劫匪应该是接到了警方的电话，一开始门萨的声音很小，冯阳听得不是很真切，后来门萨的声音渐渐加大，可能是要求暂时无法得到满足或被警方的态度所激怒。

不一会儿，不知是谁过来了，冯阳听到电动车门“嘎吱”打开。这是门萨上车后车门第一次被打开，外面各种本来模模糊糊的声音顷刻间像潮水般涌进这狭小的车厢——警笛声、嘈杂声、记者的报道、啜泣、惊慌的鸟儿掠过天际、遥远处驶来的直升飞机。有晓云的声音吗？

很奇怪，到了这个时候，冯阳担心的还是晓云，而不是自己。

他跟晓云的关系也像这外界的声音一样，有时清晰，有时模糊。他们有时是严厉而勤于思考的上司和活泼而勤于胡思乱想的

下属，有时是意见相左水火不相容但最后还是和谐统一的亲密搭档，有时是一起吃饭一起上下班一起看电影一起看星星发呆也一起拌嘴吵架的欢喜冤家……

这样的关系属于恋人吗？只有一次恋爱经验的冯阳心里没底，他相信恋爱经验比他还略少一点的晓云应该也差不多。

这次的旅行除了庆祝最近破的几个案子外，本来还有另外一层意义，那就是探究两人的关系走向，可没想到旅行的起点竟然还是个案子。

冯阳的苦笑被电动门“嘎吱”关上和门萨的怪声打断，不过这一次，门萨使用的是英语：“各位现场的观众朋友，哦不，应该是各位现场的听众朋友，哈哈，为了照顾非本国公民，从现在开始我将全程使用英语。刚才警方已经为我架设好一台摄像机，这里发生的一切将会通过微型发射器向JK电视台进行直播。”

直播？为什么要这么做？冯阳脑海中浮现出几种可能性。

“你们必然有这样的疑惑：我到底需要得到什么才会放你们走。从古到今，绝大多数的劫匪都会清晰地告知警方他的诉求点，比如要多少钱，要释放在监狱里的哪个兄弟，要一艘什么船协助逃跑等等。然而在我身上，这样的先例将被打破。不管你们是否相信，我刚才根本没告诉警察我要什么，当然，我指的是我真正要什么。或许在我内心深处，我渴望更多的人来了解事态的发生和进展，我渴望更多的人来关心和猜测我到底需要什么。”门萨清清嗓子，接着说，“好了，我已经讲了很多废话，是时候谈谈我们的游戏规则。游戏？哈哈，你们现在的表情一定是非常诧异，虽然我看不见。是的，没错，是游戏。我之前也说过，我是一个追求公平的人，因此谁也无法决定你们今天的命运，除了你们自己的智慧。接下来，我会问你们两个问题，每个问题都可由你们中的

任意一位去回答，全部答对的就算通关成功。记住最重要的一点——在这一轮中，你们只要答错了任意一个问题，就意味着通关失败，而我将随机杀一个人作为对你们的惩罚！”

杀人！游客们开始骚动起来。这太出乎意料了，冯阳本以为只要安静地坐等劫匪与警方谈判，没想到居然还要加入这样一个荒诞的游戏，更没想到居然还可能需要拿生命作为赌注。这已经超出他的预计范围。

“安静，安静！怎么了，你们害怕了？”门萨试图维持秩序，“我只是随机杀一个人，并不一定轮到你，哈哈，而且也并不一定轮到那个答错问题的人。所以目前你们需要做的不是畏惧，而是勇敢地去挑战我的问题。我相信，以你们集体的智慧，挑战成功不是没有可能的。”

门萨的话没能减少骚动，很多人仍在窃窃私语或自言自语。

冯阳暗想：在今天这个舞台上，一切皆有可能，他除了在接下来要积极应对各种未知的挑战外，还要解开门萨心中最终极的那个谜题。

马格

“先生，你好。”马格尽量压低嗓子，让自己的声音显得平静一些。

“警察先生，你好。”对方的声音比马格还要低沉，只不过他可能用了类似变速器的东西，电话中的声音很奇怪。

“先生，请不要伤害无辜的平民，你的合理要求我们会考虑。”

“这样的态度很好，我喜欢。”

“现在车上是否有十四个游客？”

“是的，我刚才数过了，现在有十四颗脑袋，但我不保证待会儿。”

“先生，请你理智和克制一点，我们会了解你的需求，如果条件允许，我们也会替你与政府进行沟通，我相信我们可以解决你

的问题。”

“我的需求？哈哈，连我自己都不知道我想要什么。”

“你一定是在开玩笑吧。”

“谁有工夫跟你开玩笑？这是我留给你们、游客们以及全世界关注这个事件的人们的一道题，谁能读懂我心中所想，谁便将获得一份惊喜。”

“好吧，那我帮你把这个题目通过媒体公布出去。”

“哈哈，无需劳驾你，警察大人。我想自己来公布。你知道吗？我从小就想过当一名电视节目的编导，可惜一直没有机会，今天，将是我人生的关键转折点。或许从今天起，我可能会有资格加入演艺圈哦。对了，说句题外话，如果你们对待囚犯的态度都像今天这样好，犯罪率一定会高居不下的，哈哈！”

马格遭到劫匪的调侃，脸色涨得通红。用免提功能在旁听的所有警员，也都做咬牙切齿状，恨不得立刻到车上撕碎这猖狂的家伙。

“可是你没有设备，怎么向公众进行信息发布呢？”马格强忍怒火。

“嗯，我不得不佩服你的责任心。确实，我没有任何设备，我正要找你们借一台SX型摄像机。当然了，外带一套微型发射器。到时候，把我的频段告诉JK电视台，我要将摄像机拍摄到的一切，让他们进行现场直播。你们必须乖乖充当这次精彩演出的忠实观众，绝对不能越雷池一步——不管是警察还是媒体记者或者任何人哪怕一只愤怒的小鸟，除非有我的特殊指令，否则都不允许进入T停车场。倘若我发现有人违规，对不起，车上的无辜乘客，我格杀勿论。”

“你这个疯子！”马格再也忍不住了。

“我不叫疯子，我叫门萨！当代的所罗门，智慧的化身！听好了，可爱的警察先生，我已经没有耐心和你再瞎掰，十分钟后

派一名身穿便装、不带枪支的警员把摄像机送过来，要是有人想浑水摸鱼、趁机偷袭，那么我还是刚才那句话，格杀勿论！”门萨说完便把电话挂了。

“疯子！”马格又骂了一句。

“头儿，”拉斐尔提议，“正好你今天完全符合这疯子的要求啊，身穿便装、不带枪支，要不我们找几个兄弟掩护你过去送摄像机？”

马格大笑：“我自己过去就好了，以免他一怒之下滥杀无辜。另外，把我们在停车场内的兄弟和那些苍蝇一般的记者叫回来，严格遵守劫匪的指示。当然，我们继续做好侦察工作，同时让狙击手找好攻击点待命。”

“头儿，估计没戏了。”另外一名警员报告，“我们侦察到劫匪把中巴内所有窗帘都拉了下来，连车头车尾的玻璃也都挂上了黑布，现在整个中巴处于密封状态——说白了就是，敌人在暗处，我们在明处。”

“这个疯子还真有一手，除非打开车门时让狙击手射杀他，否则确实难以用集体偷袭的方式靠近中巴。”马格也感到一筹莫展。

“头儿，这位小姐说要跟你说两句话。”拉斐尔身边是那个叫郑晓云的中国女人。马格上下打量了一番晓云，她一身旅行团的统一着装，完全看不出来是个女警。

“你为什么还留在这里？这里很危险。”

“如果在中国，这里恰恰就是我在该去的地方，”晓云迅速回答道，“我只是想告诉你，冯阳，也就是我那位被困在车上的同事，他很聪明机警，以前曾有过侦破棘手凶杀案的经验，而且他的英语也很好，我想他可以帮助你们警方在车上与劫匪进行谈判或者周旋。”

马格的嘴角微微上翘：“郑小姐，我要声明三个事情：一，这里毕竟不是中国；二，这次发生的不是凶杀案；三、我不希望

由于他的介入而破坏了我们警方的行动。当然，鉴于你也是受害者国家的警方，而且你很了解你的同事，你就留在我们这里观看劫匪所谓的现场直播吧，或许能给我们提供线索。”

马格又扭头向拉斐尔指挥：“必须尽快查明这个劫匪的身份。我有几个思路：一，他是否与JK电视台有关系，来到现场有那么多的大型国家级电视台，他为何偏偏挑选了一个小的地方台进行直播，这是个值得思考的点；二，他对警方的部署非常熟悉，我怀疑他可能是或者曾经是自己人，当然还有一种可能性，他的某个亲戚朋友可能是或者曾经是自己人；三，他用‘门萨’这个别称，一定有他的用意，登录‘门萨’的门户网站，对活跃用户进行筛选。”马格说完，从手下那里拿到刚准备好的一台新摄像机，大步流星朝T停车场中心走去。

冯阳

“第一轮，仅仅是热身。第一道题，”门萨不管大家是否彻底安静下来，直接宣布题目，“非常简单，说出‘门萨’的含义，这个算常识题吧。”

没想到关乎生死的题目还真的就一下子来了，大家反而鸦雀无声了。冯阳听到应该是最后一排的一个年轻声音回答道：“我先试试吧，‘门萨’是拉丁语中‘圆桌’的意思。它是目前世界上最好的、最大的、最为成功的智商俱乐部，于1946年成立于英国牛津，创始人是律师罗兰德·贝里尔和科学家兼律师兰斯·韦林。该俱乐部旨在通过充满挑战性的社团活动使参加者的高智商获得承认、肯定和不断提高，并分享彼此的成功……”

那好像是个戴着鸭舌帽的男大学生。冯阳在快速搜索自己的记忆。

掌声响起。并不是一片掌声，而是来自门萨一个人的掌声。“不错，不错，虽然很

明显是来自心理学专业中的课本知识，可这个勤于背书的小伙子给你们开了一个好头。答案正确！”

一片掌声这才响起，但仍然不很热烈，估计大家还是担心后面的危险。

“看来题目的难度需要有所加大，请听题：女生喀秋莎和男生毛瑟打架，为什么毛瑟总是输？假设他们俩的年龄一样大。”

全场再次陷入鸦雀无声的状态，很明显，这已经不是什么常识题了。

“我数十声，回答不出来同样按答错处理。”

“不用数，”冯阳的手终于举了起来，“我来试试好了，我猜这里的喀秋莎和毛瑟并不是人名，而是对喀秋莎火箭炮和毛瑟步枪的简称。显而易见，如果单论火力，毛瑟肯定打不赢喀秋莎。”

冯阳回答完便屏住呼吸，因为门萨迟迟没有表态。在黑暗中他能感觉到一滴汗从额头顺着脸颊流下，在脖子三分之一的位置停了下来。

掌声，同样是来自门萨的掌声，冯阳仿佛从黑夜中看到一朵绽放的郁金香。“非常不错的想象力，而答案——同样正确！”

冯阳听到有人还在粗声地喘气。

“第三道题，也是这一轮的最后一道题。听好了，某人养了两池塘的金鱼，一个池塘养的是黑金鱼，一个池塘养的是红金鱼，假设两种金鱼体型一样、食量一样，但黑金鱼所需要的饲料总是比红金鱼多一倍，问为什么？”

“因为两种饲料不一样！”不知道是谁，大概是坐在车厢中段的某个人很爽快地回答了。冯阳的心提了一下。

“你确定吗？”门萨的语气中透出一丝危险。

“我反对！”冯阳不自觉地叫了出来，“因为黑金鱼的数量比红金鱼多一倍！”可能谁也没想到在回答上第一次出现分歧，有

人沉默，有人则小声议论。

“不许议论！”门萨凶狠地吼道，“再让我听到有人在回答问题时议论，不管议论的内容是否与题目相关，我都会杀死一个人！”

瞬间，变魔术一般，全场死寂了。

“嗯，很有意思，”门萨接着说，“第一个人答错了，但第二个人又答对了，我该怎么判别好呢？”

冯阳壮着胆对门萨说：“还是应该算我们答对，因为你的规则中没有说不可以补答。”个别人也壮着胆鼓了下掌表示附和。

“哼，你们没有资格和我谈条件。我在规则中说得明白，每道题目只能由其中一个人去回答，你们刚才的补答本身就是违规！好吧，鉴于游戏才刚刚开始，要是你们过早失去资格我会觉得很没有意思的。因此，我决定，放你们过关！”掌声雷动，却被门萨打断，“但是，呵呵，又鉴于实际上你们还是答错了一道题，我仍然要按照之前的约定随机杀掉一个人！”

门萨后面那句补充无疑像是深水炸弹激起千层浪，游客们的骚动再次发生。有的人抗议，有的人哀求，有的人尖叫，场面混乱。

“安静！都给我安静！谁要是再发出声音，谁就是那个该死的！”这一招屡试不爽，全场再次死寂。

“好了，警察和记者们，请好好欣赏我的杀人魔法。”门萨的怪声在这一片死寂中显得格外响亮。

王丽丽（原始笔录）

我读到初中就辍学了，你们别问太高深的问题。

那个中国男人我上车前就注意到他了，因为……他长得还挺帅的……这也没什么吧，多看几眼帅哥又不犯法。

劫持的时候我脑子一片空白，不完全是

因为害怕，而是……他们说的都是英语，我压根儿就没听明白，除了“OK”以外一个单词都没听进去。

据说，幸好那个中国帅哥总是能答对劫匪的问题，否则……

别的我就真知道了，如果有机会，我一定要谢谢他。

这样还能多看他一眼嘛。

马格

马格按照门萨的要求把摄像机固定在支架上，然后开机、摄录。

下车后，马格回头看看中巴，心中有一种奇妙的预感：今天一定会发生一些非同寻常的事情。这么想着，他快步回到西门外的临时“营地”。

摄像机只是拍到门萨的上胸以上的部分，连手部动作都很难看见。画面中的门萨在讲解所谓的游戏规则，并很快进入答题环节。

“头儿，怎么不拍他全身呢？”

“你不知道他有多机智，他站在车厢最前端，这是他规定我拍摄的范围，而且刚才开关车门的时候，他都刻意站在车门另一侧，连头部都没有伸到车门的空間，完全不给狙击手一点可乘之机。”连马格都如此由衷赞叹，“不过，他这样的游戏设置，倒是让我想到了一个突破口。”

拉斐尔赶紧问：“什么突破口？”

“就是关于JK电视台的问题。JK电视台去年曾经播出过一个智力抢答节目，在本地红极一时。那个节目的主持人艺名叫娜娜，据说节目结束后，仍有大量男粉丝给她送礼、写情书。从门萨的架势结合指明JK电视台直播这一点，可见他也极有可能是娜娜的粉丝之一。听说娜娜的粉丝有一个组织，里面有各粉丝的基本信息。拉斐尔，你现在就让人把这些粉丝的名字以及背景情况全部找来，同时找到门萨俱乐部以及门萨网站中

的用户所登记的真实姓名，我相信两组数据的比对很快就可以锁定我们这个劫匪的真面目。”

“头儿，你真是太睿智了！”拉斐尔不忘继续拍马屁。

晓云走过来，对马格说：“谢谢你们的努力，希望可以尽快找到劫匪的软肋。刚才在电视上我听到冯阳的声音了，他成功解答了这一轮的第二和第三个问题。我也希望他可以平安归来……”晓云的声音有点颤抖。

马格刚想宽慰晓云两句，一个手下大喊起来：“不好了，门萨说还是要随机处决一名旅客，还说让我们好好欣赏他的杀人魔法！”

所有人的目光全部聚集在这21寸的小型屏幕上。

画面中只见门萨把摄像机摇向车厢右侧，门萨的怪声撕裂了车厢内的死寂：“大家千万不要发出声音哦，谁出声，谁就必须死。好了，顺着我的镜头，警察和记者们能看到本期的幸运观众了吧，哈哈哈哈哈！”

镜头对准的好像大概是右侧第四排靠过道的一个男子。

“这个混蛋！”马格骂道。

镜头又折返回来了，门萨仍然站在车厢的最前端。“大家看到了吗？就是这个人，我数十声，如果有谁能猜到这个人是谁，给我电话。如果十声过后我没有接到电话，那么你们将有幸观赏到一次远距离杀人。如果你们不知道答案却故意给我电话拖延时间，那么他也会死。好了，我开始数数，一、二、三……”

“有谁知道这个人是谁？”马格嚷嚷着，“导游呢？”

大胡子从人群中泥鳅一般钻了出来，“我在这儿，但我不知道他是谁，毕竟今天才刚刚开团，而且我也还没点名！”

“怎么办？”晓云捏了一把汗。

“七、八……”数字在往上升。

“我瞎编一个名字好了！”

大胡子果断地拨打门萨的电话，他心中只有一个念头，即使违规，也值得赌一把。可就在电话刚接通的同时，“十！”门萨数完了。

镜头迅速转到那名男子的位置。

“不可能，他刚才分明没有移动过半步，只是在数数！”晓云一脸茫然。

画面中，那名男子胸口插着一把尖刀，旁边的窗帘上用血写着阿拉伯数字的“1”——第一个受害者出现了。

“妈的！怎么可能？”马格也禁不住失控。

电话被挂断了。镜头再次回到门萨藏在面具下的那张狰狞的脸上：“都看清楚了吗？我即使不使用手枪也可以实施远距离杀人，你们这些烂警察都给我老实一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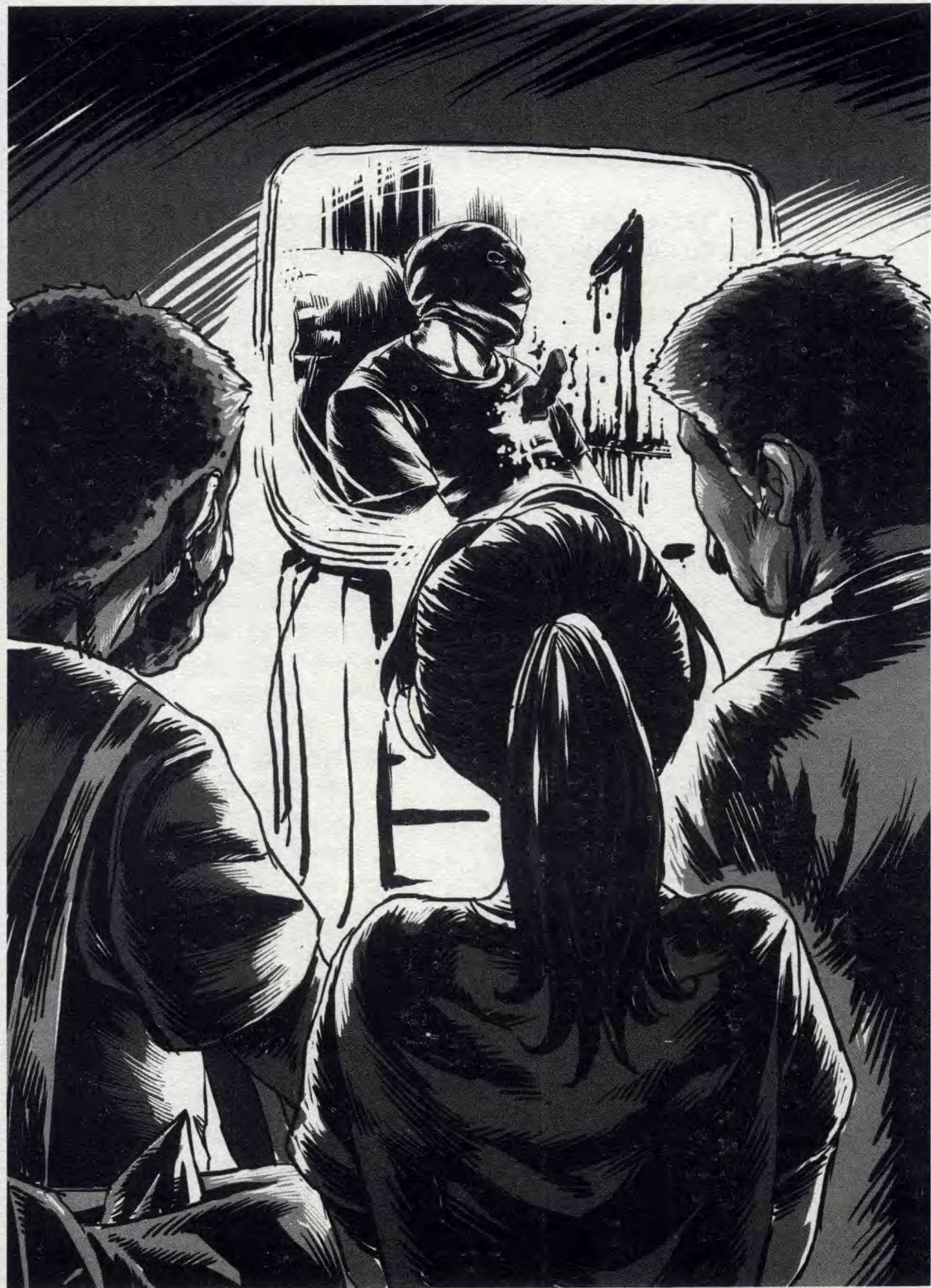
游客们似乎再度响起一些喧哗。

门萨用他那扭曲的声音制止道：“大家保持安静！当然，很不幸，你们这里有一个朋友已经永远安静了，但如果你们不能保持安静，那么你们也会和他一起前往该去的地方。我的游戏仍然没有结束，现在进入第二轮，想活命的就乖乖配合，以争取顺利过关。这一轮还是三道题，题目难度会稍微加大，因此我大发慈悲，允许你们有一次答错的机会，但记住了，仅限于一次！请听第一道题，世界上有一个神奇的数字，它是一个六位数，如果把它看成一组数字，那么当它分别与1、2、3、4、5、6相乘后，乘积居然还是相同的那些数字，只不过数字的位置发生了调换，而如果把它乘以7，将会得到一个全部数字相同的新的六位数。现在就让大家来猜猜，这个神奇的数字是什么？”

马格、晓云、大胡子以及所有在场的警察们都惊呆了——这是什么题目啊？有人能够在这么短时间内解答出来吗？

晓云突然喊道：“快听，是冯阳！”

冯阳的声音在直播时有一点点变异，



但晓云仍然能一下子认出来，那个声音永远是那样不紧不慢的语速，笃定中又略带调皮：“好吧，我承认除了工作外我也是半个网虫。这个所谓的神奇数字是前段时间在网上颇为流传的据说是发现在金字塔内的数字，答案是：142857。142857×1=142857；142857×2=285714；142857×3=428571；142857×4=571428；142857×5=714285；142857×6=857142。然后，142857×7=999999，我们得到了一个全部数字相同的新的六位数。”

掌声一片，那是马格带领手下在热烈地鼓掌。

晓云没有鼓掌，她的内心在翻腾。前段时间她老批评冯阳不肯上网，尤其不肯上微博，使她少了和他沟通的机会。没想到，他不仅偷偷上网了，还应该偷偷去关注了她的微博，因为这个题目正是旅游前三天她放在微博的一个帖子。

电视中一个老人的声音打断了晓云的思绪和马格的掌声：“门萨先生，我有个提议，不知可否说出来？”门萨说：“可以，说吧。”那个老人的声音不大，但很有穿透力：“是这样的，我们完全被蒙住了眼睛，无法认识车内的其他伙伴，也无法判断何时应该挺身而出答题。为了增加答对的机率，我建议接下来的题目先由刚才那位先生作答，他的智慧已经救了我们三次。当然，如果这位先生表示不知道答案，再由其他人作答。这样有序的安排会避免因混乱的抢答而失去稀有的机会，不知门萨先生和其他团友是否同意？”

门萨沉吟片刻：“为了增加游戏的乐趣，我暂定同意。”

老人估计是感觉到没人表态，便说：“如果大家都同意，请鼓掌通过。”

车厢内再次响起激昂的掌声。

门萨挠挠头：“真让人感动啊，不过这位兄弟，可就委屈你了哦。”

马格问晓云：“你的同事能扛得住吧？”

冯阳的声音打消了他的疑虑：“门萨先生，我愿意奉陪到底！”

“好吧，勇敢的心，请听题，现在妈妈比孩子大二十一岁，六年后妈妈的年龄是孩子的五倍，问孩子的爸爸现在在哪里？”

“这是个二元方程的问题，如果我没有算错，现在孩子的年龄是-0.75岁，也就是负数的九个月。这个答案明显不符合常理，于是我只能稍微龌龊地判断，孩子他爸现在正在跟孩子他妈亲热。”

“太厉害了，恭喜你，你只要再答对这轮的最后一道题，我愿意收你为我门萨的学徒，哈哈！听好了，现在有十袋金币，只有一袋金币是掺杂其他辅料的假货。真金币十公斤一枚，假金币九公斤一枚，现在有一个秤，问需要称几次才能找到哪个袋子装的是假金币？”

马格和晓云互相看了一眼。晓云问马格：“这个题目好像有点难度哦，如果每袋金币都称一次，那就要称十次，如果把十袋分成两组……”

“不，只需要称一次。”马格很淡定地说。

“一次？”晓云惊呆了。

“一次！”电视里传来冯阳的声音，伴随的还有其他人的细声惊呼，“把十袋金币从1到10分别标上号码，从1号袋子取出一枚金币，从2号袋子取出两枚，以此类推，共得到55枚。如果55枚金币都是真金币，那必然有550公斤的重量，所以只需称一次，少了多少公斤，多少号的袋子装的就是假金币。”

马格嘴角微微上翘。

他不知门萨此时此刻是什么表情。

冯阳

“精彩！实在是太精彩了！居然满分过

关！”门萨的赞美近乎咆哮。

而冯阳直到现在才敢用力地喘气，刚才的轮番轰炸让他的智力接近虚脱，他能明显感觉一种类似大脑缺氧的反应正向他袭来。

这时，他听到门萨的手机响了。

对了，门萨杀第一个人的时候，也有电话打进来。

冯阳总觉得哪里有点不和谐，他的大脑被迫重新高速运转，检查记忆中的每一帧画面。门萨突然又暴怒了：“你们这些警察乖乖看我表演就行了，竟敢去查我是谁！那好吧，为了回报你们，给你们送上一份小小的礼物吧！哈哈！真没想到，这一轮游客们顺利闯关却还是必须有人付出生命的代价……”

难道警方已经识破门萨的身份？门萨所说的“生命代价”难道是指车上还有乘客必须为此“买单”？冯阳的思路被搅乱了。

“莫格街12号，三楼，我想你们比我更熟悉那里住的是谁。这是家门萨的远程杀人魔法第二波！比起徒劳地去查我的身世，你们还是花点时间去收拾那里混乱的作案现场好了！祝你们好运！”

电话好像被门萨挂断了。

原来死的是一个外部的人，那是谁呢？冯阳一直以为门萨只是把车上游客当做手中的玩具，没想到他的玩具竟还有车外的人。

门萨，你到底想干吗？

“一点小小的插曲，不过大家也听到电话了，警方试图搅局，坏了我们的兴头，我只能给他们一点回礼！不想跟前两具尸体一样下场的人，就乖乖配合我的游戏！我实在佩服在第二轮中表现出色的中国英雄，但你要小心哦，第三轮也就是最后一轮，有四道题，难度还会升级！当然，我也说过了，我是个讲求公平的人，这一轮你们将有两次出错的机会。请听第一道题。”门萨总是不给人喘息的时间，“斯茂在一家水果店吃桃子，这时候门萨来到店里买桃子，问店

主桃子如何卖，店主告诉门萨，桃子十分钱一个，三个桃核又可以再换一个桃。问题来了，现在门萨只有一元钱，他最多可以吃几个桃子？”

“十四个桃子。”经过计算和验证后，冯阳说出答案。

“恭喜你，中国英雄——你答错了！”

空气凝固了。空调似乎都在吹出热风。又有几滴汗停冯阳的脖子上。

不可能， $10+3+1=14$ ，不可能出错！

“是的，他确实答错了！容我来纠正一下吧。先做个自我介绍，我是本地W大学应用数学系的研究生，平时最喜欢做的就是挑战智力题。这个题目的陷阱在于，除了门萨来买桃子外，还有一个名叫斯茂的人也在店铺里吃桃子——这个条件绝对不是可有可无的，相反，这是破解的关键！吃完十四个桃子后，门萨手中还有两个无法兑换出去的桃核。假设，聪明的他从斯茂那里借到一个桃核，情况会怎样？相信不用我再解释大家都能明白，门萨又有了一次吃桃子的机会，当然，坚持‘有借有还’的原则，他必须把最后一个桃核还给慷慨的斯茂。”

门萨冷冷地笑了：“高材生，虽然不喜欢你说那么多的话，抢了我的风头，但我不得不承认，你的补答完全正确！”

冯阳很后悔自己刚才的思路过于狭窄，或许，他就是这么谨慎的人，他不会向什么陌生人随随便便借一个桃核。

是不是由于谨慎，所以也一直无法突破和晓云之间的关系呢？

冯阳自己也觉得可笑，在这样的危险关头他居然又想到了晓云。

“既然我答对了这一道题，我想大家应该相信我的智力吧。中国英雄的思路太古板，不适合解这种带有陷阱性质的题目。我希望大家包括门萨先生给我一个机会，让我可以展现一下我的才华。”

真没想到，都这个时候了，这个研究生

还在考虑他的“自我成就感”。

可冯阳能说什么呢？确实由于他的疏忽，白白浪费掉一次答错的机会。

游客中也有几个随声附和的人——谁有利，大家就跟着谁，这是自然界的生存法则。冯阳在这片黑暗中闭上了眼睛，他要让自己冷静下来。

“很好，我喜欢竞争格局，哈哈。高材生，听好了，第二道题目，”门萨的游戏很快又继续了，“辛格有三袋豆子，豆子重量一样，袋子重量也一样，豆子有黑白两种颜色，三个袋子中，一个全部装白豆，一个全部装黑豆，一个则是两种颜色的豆子混装在一起，分别用标签记为‘白’、‘黑’、‘混合’。现在出现了这样一种情况，三个袋子的标签全都标错了，问要是一次只能从袋子中拿一颗豆子出来，辛格至少拿出多少颗豆子，才能把标签全都纠正过来？”

冯阳紧闭双眼在思考。两颗？一颗？

“一颗。”研究生回答道，“看吧，这又是一个设置了陷阱的题目，陷阱是三个袋子的标签全都错了。因此，只要先从标签为‘混合’的袋子中拿一颗豆子，如果是黑豆，那这个袋子本来应该标记为‘黑’，而剩下的两个袋子，标签为‘黑’的袋子装的是白豆，因为标签为‘白’的袋子不可能装白豆，那里只能装的是混合豆！怎么样，门萨先生？”

“恭喜高材生，回答正确。”

冯阳听到有人小声地说：“早知道就让这个研究生来答题了，我们差点被那个中国人害死！”

“第三道题，克汗和其他四个海盗抢到了100枚金币。嗯，这是今天第二道关于金币的题目了，我喜欢金币，哈哈！五个海盗，要分抢来的这100枚金币。自然，这样的问题他们是由投票来解决的。投票的规则如下：先由最凶猛的海盗来提出分配方案，然后大家一人一票表决，如果有50%以上的

海盗同意这个方案，那么就以此方案分配，否则，提出方案的这个海盗就将被丢到海里去喂鱼，然后由剩下的海盗中最凶猛的那个提出方案，依此类推。这里，我们作一些基本假设：一枚金币是不能被分割的；每个海盗当然不愿意自己被丢到海里；每个海盗当然希望自己能得到尽可能多的金币；每个海盗都是现实主义者，他们相信二鸟在林，不如一鸟在手。好了，如果克汗是五个海盗中最凶猛的那个，也就是说，他是第一个要提出方案的人，他会怎么分这100枚金币，才能保证自己的性命和最大收益？”

海盗分金币的问题？冯阳好像在哪里见到过。他甚至连答案都还有印象。

“这个题目我见过，我连答案都还有印象呢。”说话的又是那个傲气的研究生。他怎么老抢我心里的台词呢？冯阳这么想。

“相信很多人听完这个题目已经晕了，不过不要紧，让我来解释一下就好了。要解决这类问题，我们总是从最后的情形向后推，这样我们就知道在最后这一步中什么是‘好的’和‘坏的’决定。然后运用这个观点，我们就可以推理出最后第二步应该作怎样的决定……”

“以这个思路，让我们先考虑只有两个海盗的情况。暂定称呼他们为P1和P2，其中P2比较凶猛。P2的最佳方案当然是：他自己得100枚金币，P1得0枚。投票时他自己的一票就足够50%了。

“往前推一步。现在加上一个更凶猛的海盗P3。P1知道——如果P3的方案被否决了，游戏就会只由P1和P2来继续，而P1就1枚金币也得不到。P3也同时知道，只要给P1一点点甜头，P1就会同意他的方案。当然，如果不给P1一点甜头，反正什么也得不到，P1宁可投票让P3去喂鱼。所以P3的最佳方案是：P1得1枚，P2什么也得不到，P3得99枚。

“P4的情况差不多。他只要得两票就可以了，给1枚金币给P2就可以让他投票赞同

这个方案，因为在接下来P3的方案中P2什么也得不到；P5，也就是我们的主人公克汗，他要说服他的两个同伴，于是他给每一个在P4方案中什么也得不到的P1和P3各1枚金币，自己留下98枚。”

研究生的思路实在太清晰了，无懈可击。

不对，好像哪里有问题！冯阳的大脑中快速闪回到之前的某个记忆点。

“恭喜你，高材生，你把本轮最后一个答错的机会也用完了！”门萨的怪声在这句话上格外刺耳。

“不可能！我怎么可能答错了呢？这是我做过的题目！”

“是的，这确实是你做过的题目，你以为我们萨有那么厉害，可以自己编写出如此美妙的逻辑题吗？我也不过是在整理前人的智慧！可如果你认为我是那种一成不变的人，那你又大错特错了！”

“还是让我来补答吧，”冯阳的手高高举起，“首先我很感谢这位研究生的答案，你给我们带来了很好的思路。其次我也想指出门萨的诡计，这道高深的题目看似仅仅是‘高深’，不存在任何陷阱，可它最大的陷阱正是‘这个题目是我做过的题目’！我回想起来，我曾经也见过这样一道题目，但题目中的决策规则是：如果有50%或以上的海盗同意这个方案，那么就以此方案分配。而门萨则把规则改为了：如果有50%以上的海盗同意这个方案，那么就以此方案分配。看似相差一个字，答案却有本质的区别！”

“不可能吧？”研究生提出质疑，“我承认我是受思维定势的干扰，忽略了‘半数及以上票数’和‘半数以上票数’的差异点，但对于五个海盗来说，无论是哪种情况，克汗都必须取得三票啊，怎么可能有区别呢？”

“那还是让我用你的思路来推导一次吧。”冯阳不想直接反驳他，“如果按照门

萨修改后的规则，必须取得‘半数以上票数’，那么当回到只有P1和P2的情形时，则变得对P2奇糟无比——因为一票是不够的，就算他把100枚金币都给P1，P1也照样会把他丢到海里去。

“这样一个开局很重要，直接影响了后面所有的推理。我们不要以为倒霉的P2就没有任何用处了，P2可是非常关键的人物呢，因为如果增加一个人，由P3进行分配的话，即使他一枚金币也不给P2，P2也会同意，这样一来P3就有P2这张‘铁票’！P3的最佳方案就变成：独吞100枚金币。

“P4要三张票，而P3是一定反对他的，而如果不给P2一点甜头，P2也会反对，因为P2可以在P3的方案中得救。所以要分别给P1和P2各1枚金币，这样P4就有包括他自己一票的三票。

“P5，也就是克汗的情况要复杂点，他也要三票。P4是会反对他的，所以不用给P4任何好处，给1枚金币给P3就能使他支持自己的方案，因为在接下来的P4方案中他什么也得不到。问题是P1和P2：只要其中有一个支持就可以了，可是只给1枚金币是不行的，P4方案中他们一定有1枚金币可得，所以只要在他们中随便选一个给2枚金币即可——另一个当然就对不起了，不给。这样P5的方案是：自己97枚，P3得1枚，P1或P2得2枚。

“可见，规则只差一个字，得到的答案是完全不同的。”

有那么十多秒种，车厢内连咽口水的声音都能听到。这十多秒种，漫长得像是十多个世纪。冯阳一口气讲了那么多，又感觉到大脑缺氧的那种混沌。

然后是雷鸣般的掌声，包括门萨在内。

“我要恭喜中国英雄再次挽救了大家，当然也必须提醒，你们已经没有答错的机会了。现在进入本轮最后一道题。”门萨清清爽爽，

的泳池。为了增加娱乐性，他在泳池上方搭了一个活动架子，用来放置一块跳板，跳板离水面的高度可以从三米调节至五米，而阿克勃尔最喜欢的当然是传统的三米跳水。有一天，管家发现阿克勃尔死在泳池里。经警方认定，死因是头盖骨破裂而导致的失血过多，头部曾撞击到泳池内一块高起的石阶上。根据测量，从跳水板的位置入水是不会撞击到这块石阶的，因为石阶是靠着泳池的侧壁而建，而正常的人水点则应该是石阶前方至少两米。请我们的中国警察，你来帮助破一下案，解开阿克勃尔的死亡之谜。”

马格

“头儿，找到了，找到了！根据你刚才的思路，我们通过两组数据的比对，锁定了既属于娜娜粉丝团又属于门萨俱乐部或网站成员的当地人，共有十名，名单都在这里。”

“我关心的不是名字，是他们的背景资料，”马格把拉斐尔手上另外一份材料拿了过来，看了一会儿，在一个名字上画了个圈， “就是他，布拉·基诺，根据你的资料显示，他的哥哥里奥·基诺曾在咱们这边的P分局工作过，因此他对警察的部署了如指掌。我现在给他打个电话，拖住他的时间，你们尽快找到这个人以及他哥哥的所有信息，越全面越好，快！”

马格边指挥边拨通门萨的电话。

“你好，布拉·基诺先生。”马格开门见山，不给对方一点余地。

晓云走过来，希望从免提中听到更多的动向。

“你们这些警察乖乖看我表演就行了，竟敢去查我是谁……给你们送上一份小小的礼物吧……莫格街12号，三楼，我想你们比我更熟悉那里住的是谁。这是我们的远程杀人魔法第二波！”

电话断了。门萨的叫嚣似乎还在回荡。

“莫格街12号，三楼……他指的是谁？”晓云问马格。

马格闭上了眼睛。

“我们的迪拜副官，他住在那里。”一位警员代替马格作出了回答。

“不可能！”马格睁大眼睛，“马上去迪拜那里看看到底发生了什么！”

电视中，最后一轮的角逐仍在继续。

十分钟后，“营地”的电话响起：“头儿，迪拜死了，胸口处插着一把尖刀，还穿着睡衣躺在满是热水的浴缸里，浴室墙壁上是一个血字的‘2’。”

“这家伙是用了什么手法？！九点多开始这边就封路了，莫格街也在封路的区域内，其实就是T停车场东面500米左右的一条小街。劫匪由始至终只有一个人，当然，先假设他只有一个人，因为他刚才说的是‘远程杀人魔法’……而且劫匪至少在杀害车上第一个人后就没离开过中巴……可……可我还是不相信世界上竟然有如此诡异的手法！”马格像是对自己，又像是对晓云说。

“一定是有共犯吧。”晓云坚持这个想法。

“有共犯就有共犯嘛，他也可以大方说出来啊，可他为什么一直坚称这都是他一个人所谓的破魔法呢？”

“你从他取名为‘门萨’就可以看出，这是一个过度崇尚智力、疯狂迷恋大脑的家伙，或许他正为我们无法识破他的惊天诡计而欣喜若狂。不过，从目前仅有的线索看来，我不认为他具备独立作案的能力。你刚才不是说他有个哥哥曾在警察局工作过吗？或许可以调查一下他。”

“已经在调查了，”马格摇摇头，“不过他哥哥是不可能出来作案的，因为，他去年的这个时候就已经死了，我还送过吊唁卡呢。”

“原来如此……”两个人同时陷入沉思。

这时，电视正在播放门萨的最后一题：“现在进入本轮最后一道题。阿克勃尔是个富商……”

晓云惊呼：“这么少线索如何解答？除非这是一道脑筋急转弯。”

马格不同意：“不可能是脑筋急转弯，标榜为‘门萨’的人最讨厌那种无厘头的脑筋急转弯，这是一道不折不扣的推理案件题。”

就在两人议论时，电视上的图像突然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一片雪花。

“嘿，是JK的人吗？你们过来一下，怎么没图像了呢？”马格招呼JK的工作人员。

“不好意思，确实没图像了，我们这边也没有了。”工作人员回应道。

“那是什么意思？”

“或许是那边的人按停了录像。”工作人员提出一种可能性。

“为什么要在终极对决的时候按停录像？”马格仍觉得不可思议。

“还有一种可能性，”晓云大胆提出假设，“带子用完了。”

马格一拍大腿：“带子用完应该不可能，从带子运转到现在才过了四十五分钟，而这种型号的摄像机所用的带子可以录制六十分钟的节目。不过我很感谢你，你倒是提醒我了，门萨是吩咐过我，让我大概四十五、五十分钟左右的时间拿一盘新带子给他，他不希望断档。”

“可现在是他自己主动断档了。”晓云说。

“这就不清楚了，或许是因为某种特殊的原因，使他不得不停止了录像。”马格一边拿起新带子一边对晓云说，“你在这边盯着屏幕，密切关注事态发展，我把带子送过去马上就回来。”

“等你哦，祝你好运！”晓云对着马格的背影喊道。

过了五分钟，晓云发现图像恢复了。

她可以看到门萨仍站在车头的位置，然后他从容地打开车门，拿着录像带的马格走了进来，马格将带子递给门萨，门萨却用枪指示他坐到车上的位置。马格往车里走，很快便消失在画面中。这时门萨不知为何，突然举手朝前开了一枪，接着他一脚踢翻摄像机。镜头在空中翻腾了几下，落到地面，侧躺着，过了大约两三秒种，电视上又变成一片雪花。

“这家伙把摄像机彻底弄坏了。直播结束。”JK的工作人员说。

晓云没工夫理会他，因为很快她又听到停车场传来更多的枪声。

李谦（原始笔录）

去年检查出肝癌晚期，采取了很多治疗，花光了我老伴、我儿子、我儿媳的积蓄，却一直都没什么起色。

累赘，他们一定是这么想的。虽然他们嘴上没说，但他们无奈、无助的眼神都好像在说：“求你早点走吧，别折腾我们这些大活人了。”

这次出国旅游，我让他们给我一个人报了团。

为的就是一死。

死在异国他乡，无声无息。尽管我也很希望落叶归根。

承蒙上天眷顾，机会终于来了。今天算是旅游的第一天，因为司机迟到，我和其他团友干等在车上，竟然等来了一个凶悍的劫匪。

劫匪拿着手枪。我知道，那里面的子弹就是送我的生日礼物。

是的，没有骗你，我今天生日。命运就是这么巧。

枪响的时候，我朝劫匪扑了过去。那一瞬间，我的脑海中浮现出一幅美丽的画面：我老伴、我儿子、我儿媳这么多年来第一次开怀大笑。

马格

一切都结束了吗？

马格仍处于一种恍惚的状态。这种状态以前也有过，那是他喝醉了酒之后，抬头看漫天繁星时的感觉。他会在那样的美妙时刻怀疑自己是否真的存在于这个世界上——他也确实曾质疑自己为什么要来到这个世界。

后来他不再质疑了，因为没有质疑的时间，更没有喝酒的时间。他的太太染上了还无法完全确诊的疾病，终日躺在床上。从那以后，他的时间只有两种：工作的时间和陪伴太太的时间。

太太的病情一直都没有好转，或者说，非常不稳定，偶尔似乎好了一些，让他看到一丝曙光，但很快又被更恶劣的病症反应和更残酷的现实所笼罩。马格的积蓄为此早就用光了，而且还找朋友借了很多钱。

马格觉得这个世界真的很不公平：为什么有的人不用干活也能家财万贯，而有的人每天劳累却依然家徒四壁？

再后来他终于悟出了一个道理：权力。

他一定要用出色的业绩和更出色的政治手腕，争取到更大的权力。

而今天，机会来了。而机会，只垂青那些有准备的人。

本来他只是去送录像带。但快走出“营地”时，他向一个手下要了一把格洛克手枪，别在后腰的位置。只要门萨伸手拿录像带，那就是他开枪的时机。

不能有一丝一毫的犹豫。

看着被他击毙在地的门萨，马格的嘴角微微上翘，他脑海中浮现出一幅美丽的画面：他的妻子这么多年来第一次开怀大笑。

冯阳

一切都结束了吗？

冯阳听到枪声大作后迅速解开头套和眼罩。持久的黑暗让他难以一下子适应眼前的光明。迷蒙中似乎看到一个人在俯身检查另

一个倒地的人。

附近好像还有什么东西在燃烧的味道。

五分钟前的这一幕幕，仍坚实地印在冯阳脑中：当门萨说出最后一道题目时，全场又一次陷入死寂。冯阳铿锵有力的话打破了沉默：“门萨先生，请允许我冒昧地推断，你这个题目是没有答案的。”

“我的题目没有答案？你不要开这种国际玩笑哦，中国警察。”

“或者我应该更准确地表达为，你这个题目没有唯一答案。”

“我倒想听听你的解释。不过请注意，一旦你解释错了，你们连回答这道题目的机会都没有了，直接宣判失败，届时……”

人群中又传来阵阵骚乱。

“届时又会有尸体了，是吗？”冯阳一副豁出去的架势，“门萨先生，如果我的推理没有错的话，不管这道题我们给出何种答案，你都会判决为错；请容许我更恶毒地猜测你的居心，不管这道题我们给出多少次答案，你还是会判决为错。好吧，或许我这样说未必合理，但你出这样的题目又算得上合理吗？题目中的杀人事件看似简单，实际上缺少太多线索，完全属于‘多重解答’的谜面。按照常理，我们会认为作案者——假设是那个倒霉的管家，我们姑且把罪名先强加在他身上，利用调节跳水板的长度使阿克勃尔落水后头部撞击到本不会撞击到的石阶。可一旦我们说出这样一个答案，你必定会说这样的答案不合逻辑，因为阿克勃尔从字面上可知是个跳水迷，跳水板长度明显改变后，他是不可能一点感知也没有的。于是在我的想象中，这个最符合常理的答案会被你否决。好了，假设我还有重新选择的机会，那我就换一个答案吧。我会推断题目中反复出现的跳水板信息完全是误导，跳水板可能没有被管家缩短长度，而是管家在阿克勃尔平时落水的地方新放上了一块可移动的石阶，在阿克勃尔撞击后再把那块石阶搬

走，伪造成阿克勃尔撞到了原来就建好的石阶的假象。在座的观众，哦不，用你的话来说是在座的听众肯定会认为这个答案绝对正确了。可高高在上的你呢？你依然会摇头否定，你完全可以轻轻松松地说，这样的把戏放在经典时代的推理故事或许合适，但放在侦破手法越来越科学和高明的今天，绝对会被人看穿阿克勃尔头上的伤口无法在原有的石阶上找到撞击吻合点。好吧，我又一次被你击败。假设命运可以重来，真的只是假设，我又回到两分钟前，给出我智力范围内所能给出的答案，那我只剩下一个答案：管家其实不是在阿克勃尔跳水的时候杀害了他，而是在清扫泳池的时候杀害了他。案件回放：管家在没有水的泳池中打扫树叶之类，也不知道怎么就惹怒了阿克勃尔，阿克勃尔跳进泳池里指着管家的鼻子破口大骂，管家受不了这样的侮辱，一拳打翻阿克勃尔，使得阿克勃尔的头部正好撞在石阶上，为逃避责任，管家朝泳池里注水，伪装成阿克勃尔跳水意外的现场。看吧，这或许是最接近真相的正确答案，可你依然能轻而易举地就击退我。你只需轻描淡写地说一句，‘你见过三米板的高度入水后能把头盖骨撞成粉碎的案例吗？如果没见过，谈何伪装？’好了，以上一次又一次我在想象中的演习都告诉我，这道题完全没有答案，或者说，没有唯一的答案，是条死胡同。”

这一次轮到门萨陷入了长时间的死寂。

过了好一会儿，他才一字一顿地问：“就算你说的是对的，但你能解释我为什么要这样做吗？”

冯阳也一字一顿地回答：“因为这一轮，你压根儿就没想过让我们获胜；因为这一轮，你应该至少还有一个人要杀。”

“从何见得？”

“从你出的题目推理出来的，但不仅仅是你刚才最后那一道题，而是你最后这一轮出的这四道题——可以说，这四道题，本身

就是一道大题。”

冯阳刚回答完，电动车门“嘎吱”打开了。

刘明君（原始笔录）

我没什么要说的。

你们还想我说什么？

我还能说什么？

我的女儿在这次劫持事件中丢了性命，作为母亲的我竟然还活着，你知道这是什么感受吗？

你有儿女吗？

对了，千万不要杀死那个凶手。我不是反对死刑，而是因为死刑绝对不足以让他赎罪。一颗子弹，“砰——”他就烟消云散了，好像他所作的恶也随之烟消云散了。那不行，太便宜他。一定要将他终身监禁起来，对，终身监禁。

让他也尝尝，孤独终老的滋味。

马格

马格问拉斐尔：“那个中国警察干吗还在我们这个区域徘徊啊？”

“哦，头儿，我让他回酒店休息，可他说他的助手，也就是那个女警察，在案发时联系了中国大使馆，中国大使馆找到了咱们国家的安全部长约翰森，约翰森同意那个立功的中国警察留在现场协助破案。”

“他？协助破案？开玩笑！他已经筋疲力尽了，赶紧让他回酒店休息！”

拉斐尔摇摇头：“不行啊，约翰森还专门分配了一个调查小组供他差遣，这家伙现在跟咱们一起四处搜集线索——万一让他查到了点什么，岂不是抢了头儿您的功劳？”

最后这句话确实戳到了马格的痛处。他仍保持镇定地告诫拉斐尔：“为了防止他抢功，你可别跟他透露我们这边的任何信息哦！”

“这个……”拉斐尔欲言又止。

“妈的，你是不是跟他说什么了？”

“我倒没跟他说什么，”拉斐尔战战兢兢地汇报，“不过他那个女助手刚才找我聊天，我就跟她……也就随便聊了几句……”

“笨蛋！”马格拿文件夹打了一下拉斐尔的脑袋。他本来还想发作，但他看到冯阳正面带微笑地朝他走来。

“你好，冯警官！”马格赶紧换了一副亲和的表情。

两人握手后，冯阳直切主题：“马格警官，我代表我们团的游客感谢你在危难关头的援助，如果不是你及时击毙了劫匪，后果不堪设想。不过因为我们都被蒙住了眼睛，所以不太清楚发生了什么事，你能否描述一下当时的情形？”

“好的，愿意为你效劳，冯警官。在直播了大概四十五分钟左右的时间，我想起劫匪之前的吩咐，于是拿了新的录像带前往中巴。去之前，我把一支格洛克别在后腰，做好了跟门萨决斗的准备。上中巴后，门萨出乎意料地没有让我像之前那样安装带子并帮他摄录，而是用枪迫使我坐在车厢内。当我还没反应过来这到底是怎么回事的时候，他突然朝车的后排座位开了一枪，又把摄像机踢翻在地——这些估计是大家在直播画面中见到的最后镜头。然后门萨将录像带拿出来，用火机点燃，来回踱步，嘴上念念有词，你应该也听到了，说什么‘有人乱动，必须杀之，连斋戒也不管了’之类的疯话。我看准他精神错乱的时机，对他拔枪射击。他在倒地前下意识开了一枪，打中了最前排的一名男游客，刚得知他因抢救无效，不幸去世……”

“马格警官，你应该也查到后排座位被杀害的那个游客的身份了吧？”

“是的，非常不幸，那也是我们的兄弟，阿罗汉一级警察。”

“嗯，我后来得知他的死也感到非常震惊，因为同一辆中巴上，竟然还有警察。

令我更震惊的是，他不是车上第一个被杀的警察，而是第二个。车上被杀的第一个警察是门萨第一次在镜头前面表演的所谓远程杀人魔法时杀害的那个人，我们查到，他叫帕比特，以前还曾与阿罗汉是同一个部门的同事。令我震惊的还不止这些，我后来又得知，在帕比特与阿罗汉两人的死亡之间，还穿插了门萨所谓的远程杀人魔法第二波，杀害的是住在离停车场500米左右开外的迪拜警官，听说他是你的副手。同一天内竟然有三个警察遇害，不得不怀疑门萨是否与警方有某种程度的关联，或者我准确地说，是有仇。”

“冯警官，你的怀疑很正确，我们查到了门萨的真实身份，他叫布拉·基诺，他的哥哥里奥·基诺曾在我们这边的P分局工作过。”

“嗯，这个我也查到了，而且我还查到，里奥·基诺去P分局之前，跟帕比特、阿罗汉与迪拜曾经是Y分局的同事。比起我已经解开的所谓远程杀人魔法之谜，我更关心的是，他们几个人在过去的纠葛。”

“很抱歉，我想他们之间还算比较和睦，没有你所谓的纠葛。”

“五年前，里奥·基诺被贬职，取而代之的是迪拜，而之前默默无闻的帕比特、阿罗汉也在迪拜升迁的同时得到了晋升。我相信这一切都不是巧合。”

“我们国家的警察也有自己的职业发展规律，这些事情我想你未必能理解。帕比特、阿罗汉与迪拜的升职自然是他们的业绩所致，而同期里奥·基诺的贬职据说是他试图在笔录过程中作伪证。”

“能谈谈他涉嫌作伪证的那个案子吗？”

“冯警官，我认为那个案子与今天的案子没有必然联系。你想谈今天的案子，什么杀人魔法，我洗耳恭听，但你要是想打听陈年往事，恕我无可奉告。”

“对不起，马格警官，我只是希望了解得更深入和更透彻一点，不要使问题停留在表面。对了，既然说起‘不要使问题停留在表面’，我倒很想换个话题，跟你分享我对门萨最后四个问题的解答。”

“愿闻其详。”

“最后一轮的智力考验刚开始时，我还没感觉到什么异样。等第三个问题出现时，我突然意识到异样的点在哪里了，而第四个问题的出现更印证了我的想法——比起之前的六个问题，这四个问题都有一个共通点。”

“什么共通点？”

“共通点就是，在每个问题的开头，都有一个人名！‘斯茂在一家水果店吃桃子’，‘辛格有三袋豆子’，‘克汗和其他四个海盜抢到了100枚金币’，‘阿克勃尔是个富商’，全部都以人名开头。我一开始也没觉得什么，但当四个名字串联在一起时，我脑海中马上浮现出另外一层意义的解释。”

“什么解释？”

“这些名字都不是常用的名字。于是我搜索大脑中对于这四个名字的记忆点，还真让我想起来了，那就是——福尔摩斯。”

“福尔摩斯跟四个名字有什么关系？”

“那我反问你，福尔摩斯里哪个作品与四个名字有关呢？”

“《四签名》！”

“没错，正是《四签名》。门萨借用了‘四签名’协议中涉及的四个人的姓氏。我在车上也曾对门萨阐述了我对最后一题的看法，那确实是一道无解的题目。门萨的用意很显然就是要让我们输，从而能借此杀害当时还活着的阿罗汉。于是我脑海中就构造出门萨的本来面目：一个智力迷，一个偏执狂，一个可能因为哥哥的贬职和最终因抑郁症自杀而导致对警察怀有深深仇恨的复仇使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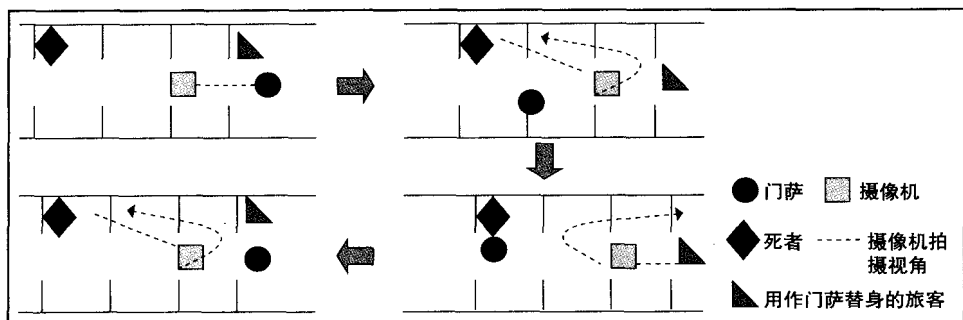
“天哪！我简直不敢想象，原来这不是

一起普通的劫持事件！对了，那你刚才说你解开了门萨两次远程杀人的手法，能继续跟我分享吗？”

“马格警官，那绝对是我的荣幸。我先说第一次的手法，当时门萨摇摆了几次镜头，使镜头在他和受害者帕比特之间来回切换。表面上，我们看到门萨在车头的位置一直没移动过，但问题是，那真的是门萨本人吗？”

马格看到冯阳手上展开了一张草图。

“马格警官，你从这张草图就能明白门萨所谓的魔法，实在是拙劣得不能再拙劣了。他利用摄像机视角移动的空当，利用大家受到惊吓时不敢作声的条件，从最前排位置掀起一名游客站在他原来的位置。由于所有人都戴上了头罩，而门萨穿的衣服与大家一样，都是旅游团发的衣服，因此当摄像机的视角重新回到车头位置时，谁也不知道门萨被调包了。假门萨充当靶子站在摄像机前，真门萨一边从一数到十，一边杀害帕比特。最后又趁摄像机的画面切换到帕比特身上时，大大方方地回到原来的位置，让那个替身坐下即可。这个手法中有三个关键点是需要注意的：一，门萨由始至终都让摄像机的视角对准人体上胸以上的部位，让观众无法看到手部动作，因此他得以在身体移动之前先用手控制摄像机的视角方向；二，摄像机在反复摇动、切换方向时对焦会在短时间内模糊，从而也使观众更难辨认；三，为了免除后患，门萨必须杀死那个替身，因此最后被门萨临终前‘误杀’的那个男游客，其实就是替身。当然，这个手法中也有两个破绽：一，被害人坐在右边第四排的位置，门萨为了避免摄像机拍到自己的移动，只能贴着左侧行走，坐在左侧的我当时能明显感觉有气流擦过，而且大胡子导游拨通门萨电话时铃声离我很近；二，我后来重新观看录像，虽然‘门萨’隔着面罩，但我还是发现了他在镜头前数数时嘴唇未动，这更强化了



‘替身说’的假设。”

马格一边鼓掌一边由衷地赞叹：“冯警官，你的推理实在精彩！那第二起远程杀人呢？那可是相隔500米远的房间。而且，劫持发生后，作为停车场附近的莫格街早已被封锁，有几十人的警力驻扎，可以说，那区域是个巨大的密室。门萨又如何能让自己的灵魂出窍，进入这样的密室实施杀人呢？”

“很简单，马格警官，当排除了一切不可能，剩下的就是真相。”

里奥·基诺（原始笔录）

这是我第三次被要求做笔录了。我仍然坚持我之前的所见所闻。

那个变态的劫匪其实只是希望把事情搞大，引起公众对他所曝光的贪污事件的重视。很可惜，警方出于“某种目的”封锁现场，不让媒体接近。

消息被封锁在两个地方：中巴；警察局。

中巴上大多数是中国游客，有极个别像我这样的本地人。中国游客中大多数都听不懂英语或至少对英语不熟悉，根本难以应对当时的情景，因此也难以在案发后作出准确和合适的回忆与描述。

只有一个中国人，后来我才知道他是在本地工作的一名职员，不仅用流利的英语与劫匪周旋，更用出色的智慧去迎战劫匪设置的“智力擂台”。

眼看着劫匪只剩下最后一个问题，如果那个中国人能成功破解，那么劫匪将兑现自

己的诺言，放我们一条生路。

意外发生了，包围在车外的警察突然发动袭击。

如果说袭击的速度快一点，接下来的悲剧或许也不会发生。

然而毫无组织的警察像无头苍蝇到处乱撞，一会儿撞窗户，一会儿撞自动门，却毫无建树。劫匪在鸣枪示意警方撤退而无效后，开始了疯狂的车内射击。

一名中国游客看上去年龄偏大，却异常勇敢。他在劫匪射击时不顾一切地冲上去，希望阻止劫匪的杀戮行为。可惜他年老力衰，被劫匪撞翻在地，恼怒的劫匪准备朝他头部开枪。

就在这千钧一发的时刻，之前解答无数智力题的中国男子，冲到劫匪面前堵住了枪眼，并在中枪后仍死死抱住劫匪不放。

愚钝的我国警察终于冲上了中巴，将劫匪击毙——虽然那时被中国男子抱住的劫匪已不具备抗争能力了，但警方仍希望真相可以随着劫匪一起消亡。

我为我的碌碌无为感到羞愧，我为我国警察的碌碌无为感到羞愧，我更为真相被如此“碌碌无为”感到羞愧。

冯阳

冯阳找到街边的一条长凳，坐下来，看着滚滚车龙。

“要解答第二起远程杀人事件，我想先说说门萨行动的前后一致性。而谈门萨行动的前后一致性前，我又想先说说刚才提及的

《四签名》。

“读过《四签名》的人都知道，这其实是一个关于复仇的故事。我就在想，谁是门萨要复仇的对象呢？假设同样有四个人，而这四个人里，帕比特、阿罗汉与迪拜占了三席，剩下一个是谁？这个疯子的个人网站后来被我苦苦搜索到了，里面全部都是他对因抑郁症自杀的哥哥的怀念以及今天的详细的复仇计划——可惜这样的网站没有被及早发现——但我仍没有找到被复仇对象的名字。

“当我差不多准备放弃有四个被害对象的初步构想时，中巴上一个没人认领的旅行包引起了我的注意。从那上面，我们验出了门萨的指纹。旅行包内装有另外一套旅行社发的T恤。

“于是，一个大胆的新构想产生了！我开始回想起之前在车上种种的不和谐，虽然我被蒙住了眼睛，但我的其他感官却变得更加灵敏。由其他感官所组成的记忆画面中，确实有一些不和谐点使我一直耿耿于怀。这种不和谐，总体上来说，就是门萨行动的前后一致性。

“我不知道你是否玩过一个叫‘找茬儿’的游戏？反正我在中国玩过几次。那个游戏就是摆出两张看上去很相似的照片，让你找出两张照片的若干差异点。而今天，我也在门萨的行动中找出了一些前后不一致的差异点来。

“一，门萨刚上车的时候讲的是本国语言，后来讲的是英语；二，门萨刚开始对我并不留意，后来居然直接称呼我为‘中国英雄’，到最后竟然还能称呼我为‘中国警察’，而我在此过程中并未表达也未承认过自己是警察；三，门萨刚开始的英语表达非常糟糕，词汇经常用错，也无语法可言，但最后一分钟的门萨在口中念念有词时，语法竟然非常讲究，还会用虚拟语句，这样的进步实在令人刮目相看；四，从门萨的一些表

述中可以明显判断出这个家伙是个基督徒，然而最后一分钟的门萨在念念有词时竟提及‘斋戒’这样一个词汇，着实有违反‘十诫’的嫌疑；五，门萨的步子由始至终都迈得很大，这与他的身高较高有关，但最后一分钟来回踱步的门萨却被我听出了小碎步的节奏……

“你可能会问，这些差异点意味着什么？结合门萨遗留在车上的那个旅行包，我有了答案。门萨为什么要将旅行包放在车上？而且他上车的时候手上分明是没有旅行包的。于是我重新清点最后包括生者和死者在内的游客总数，发现如果不包括晓云和门萨，只有十三人。可为什么导游会说车上有十四人呢？答案已经很显然了，因为门萨也报名参加了本次旅行。由于导游还没来得及点名，因此他不知道车上总共有多少人，而车上的游客也不会主动去互相点名，因此也不会知道车上总共有多少人。就这样，车上保留了一个‘影子游客’的位置。

“为何门萨要将另外一件干净的团服放在车上？我推断：那是因为门萨还想着能继续扮演游客的身份——门萨上车时就戴着头罩，没人见过他的真面目。

“真相终于露出一点头绪了。门萨需要扮演游客的角色，那就必须有另外一个门萨的出现来顶替他。这个人是谁呢？

“只有一个人，那就是最后关头上车的人，马格警官。”

“冯警官，你把我叫到外面就是为了讲出这么没有道理的观点？”

“马格警官，有没有道理，我相信你心中自有分寸。我刚才提到的前两个差异点，都是你跟他第一次交接完录像带后发生的改变。我估计是晓云告诉你，我是一名中国警察，英文很好，可以和劫匪周旋等等。于是你为了多一个‘证人’，让门萨改用极其差劲的英文表达。本来门萨说当地语言我觉得很正常，因为我和晓云这次报名参加的，就

是当地人才参加的旅行团！

“后三个差异我就不需要细说了吧，作为身材矮小、受过英国警校多年培训的你来说，基本都符合那些现象背后的特征。而你今天与平时完全不同的表现，我也从你手下那里耳闻了一些。比如你以前即使放假时回警察局，也会穿警服，今天估计你是为了配合门萨‘让不穿警服的人过来送摄像机’的要求而穿了便装；又比如向来说话严谨的你，在听到劫持事件后居然直接表达‘那个劫匪’，对于当时完全不明情况的你来说，是怎样知道只有一个劫匪呢？还有你封锁周边街道的指令，居然不第一时间在警察局下达，而是等到了T停车场才下达，不得不让人怀疑你当时开着你的帕萨特，并非是直接前往停车场而是前往迪拜的家。”

“冯警官，你可不能血口喷人啊，你觉得是我杀了迪拜？”

“是的，比起需要冒充游客出没在停车场，然后看准时机上车劫持的门萨来说，500米以外的迪拜实在不应该是他下手的对象。而且我不认为是门萨杀害迪拜的另外一个理由是，门萨在行动过程中一直都不忌讳留下自己的指纹，但迪拜的房间内却找不到一个门萨的指纹，也找不到一个凶手的指纹，如此专业的‘清洁工作’，更像是身为警察的你做出来的。如果还要找证据，还有一个小点，那就是迪拜房间保持得很整齐、被害者的衣着很随意，熟人作案的可能性极大。不过我很佩服你们俩的精妙配合，确实天衣无缝。门萨故意搬出一套‘远程杀人魔法第二波’来吓唬人，而尸检结果显示，迪拜的死亡时间完全有可能与劫持事件同步或甚至略早，只不过由于被害人浸泡在超乎高温的热水中，影响了死亡时间的较准确判断。我当时就在想，为何凶手还要影响尸检的精确性呢？结合所有的线索，我才明白，这一切都是为了配合你们俩的剧本——早已知晓门萨身份的你，故弄玄虚让手下查这查

那，然后当你看到我在第二轮问答的表现出乎意料地顺利时，又打电话故意挑衅门萨，使其在我答对所有题目时仍有借口‘杀害’第二个受害者！而浴室墙上的血字‘2’则是一种不折不扣的心理骗局，让人误以为这真的是第二个受害者，其实迪拜才是第一个受害者！”

马格咽了咽口水：“非常有想象力的一个判断，不过我可以反击。如果说是我杀害了迪拜，你自己可以从警察局开车前往莫格街12号，路上绝对要花至少十分钟时间，停车、上楼、下楼、开车去T停车场，又差不多要花五分钟时间。而所有人都可以证实我离开警局后十五分钟就到达劫持现场了，我哪来那么多时间又杀人、又布置现场呢？我知道你怀疑我的出发点，因为我开私家车先离开，但比警车还晚到了一两分钟。我承认这是我的疏忽，我当时是走错了一条路，导致绕远了。不过走错路不犯法吧？”

冯阳盯着马格：“真没想到事到如今你的嘴皮子还那么硬。我可没说你离开警察局去迪拜家是为了杀他。你那个时候根本不需要动手，因为那个时候迪拜已经死了！”

“哈哈，那更可笑，他什么时候死的呢？”

“据我推断，他应该是在你到警察局前就被你杀害了，你布置好犯罪现场便离开，留下一件最重要的事情在第二次抵达后再实施。”

“什么事情？”

“调整他家里电话的留言模式。狡猾的你在杀害迪拜后，为了争取到不在场证明，火速前往警察局，并故意在下属面前给迪拜打电话——让拉斐尔听到的那句‘你好，我是迪拜’并不是迪拜本人接电话时的应答，而是迪拜之前给他家里电话录制的在无人接听时的留言提示！我猜下一句迪拜便要说‘主人不在家，听到提示音后请留下你的口讯’——因此你必须取消免提，以免露馅。

而做贼心虚的你在成功骗取不在场证明后，又火速赶往迪拜的家，把所有留言记录删除，并取消电话留言模式，避免引起警方的注意。可这反而让我再一次感到了极大的不自然——被你精心‘照顾’过的电话，连迪拜的指纹也找不到！因此我认为，凶手一定是在电话上动了什么手脚才需要擦掉自己的指纹，于是就有了刚才的推断。”

“冯警官，我佩服你缜密的思维和尖锐的洞察，就算假设是我杀害了迪拜，可你怎么能诬蔑我为了替代门萨而上车呢？你的同事晓云也在直播上看到了，门萨不知为何不接我拿去的录像带，而让我坐到车里去……当然，要不是这个笨蛋的这种不合常理的做法，我也没机会射杀他而成为救世主。”

“好一个救世主！现在就让我来揭开门萨‘这种不合常理的做法’的谜底吧，这也应该是你最骄傲的一个诡计！”

“刚才我提到过门萨行动的前后一致性问题，通过‘找茬儿’，我发现门萨前后行动的最大差异点在于他的行为模式发生了变化。之前的门萨扮演的是一个崇尚大脑的角色，什么智力竞赛、远程杀人魔法。为何在最后几分钟内，他突然破坏摄像机，朝后排开枪，而且还让之前他很忌讳的警察连头罩都不戴就上车了呢？这些你所谓的笨蛋行径，完全不符合他智力型罪犯的身份。”

“行为模式的改变，很重要的两个原因是外在环境改变或者内在动机改变。对于门萨本人，外在环境改变了吗？没有，即使是你的出现，假设你是清白的，也不至于改变什么外在环境，因为你顶多就是个送录像带的人。现在谈谈内在动机。虽然据说有一段直播看似被门萨停录了，但接上我的记忆，那个期间是我解答门萨终极一题的时间，那时候我能明显感觉到，我对门萨的动机推测是正确的——正如他自己也在个人网站上写道，‘我这次犯罪的最终目的就是要惩罚那些罪人以及惊醒那些世人。’说白了，门萨

的出发点除了要杀死几个仇家外，就是要让公众都知道仇家所犯下的罪行。这个疯子又不想通过自己的口直接道出缘由，于是他借用了他哥哥当年经历过的那次劫持事件的手法，不断向人质发问智力题，扩大事件的影响力。当然，门萨这次的手法与五年前又有一些区别，因为门萨发问智力题除了吸引公众眼球外，还希望有一个局外人能破解最后一轮连环四题的奥秘！一旦有局外人对着镜头说出真相，他至少百分之八十以上的目的就达到了。

“因此我实在很难想象语气明显缓和的门萨会在那时候改变了其内在动机……我再次联想到五年前那次劫持，劫匪本来玩游戏玩得正爽，为什么突然乱枪扫射？因为警察破坏了承诺进行袭击。思路回到今天这次劫持，还是那句话，排除了一切不可能，剩下的就是真相。门萨行为模式的改变只能说明一个事实：画面中的那个人，不是门萨！”

“马格警官，我也能大概猜到你会反驳什么，比如，‘这可不是第一次那个远程杀人魔法，能用摄像机的视角转换来掩盖替身的出现’。虽然录像带被烧毁了，但我事后也认真看了电视台留下的影像，镜头确实没有出现切换。然而很不协调的一点是，有一个动作再次代替了镜头切换！那就是中间那一段无缘无故的‘停录’！门萨现在死了，自然死无对证。但我还清晰地记得，那个时候正在上演门萨的终极一题，如此关键时刻，门萨本人怎么会选择‘停录’呢？因此我突然有了一个大胆的想法：画面中那片雪花并不是代表了‘停录’，而是代表了最常见的现象——录像带到头了！”

“冯警官，所有人都能作证，我拿去的带子是可录播六十分钟的，我按门萨的要求启动录像后，再也没机会上车了。而他也曾吩咐过我，大概四十五、五十分钟左右的时间要拿新的带子过去更换。我在第二次上车前，和晓云一直在‘营地’密切关注事件的

动向，我怎么知道这里面的蹊跷？更何况，如果你说录像带到头了，那在没有更换新带子之前，怎么后面还有一段我上车时的影像呢？”

“马格警官，这就是你手法之奇妙所在。你后来上车时的影像根本就不是‘直播’，那是彻彻底底的‘录像’！”

“我们所有人的眼睛看到的画面是：门萨智力竞赛现场——雪花——你上车时的情景，门萨最终踢坏了摄像机——雪花。于是我们顺着影像的正向逻辑，认为这就是事态发生的顺序。然而，如果你上车时的影像是早就录制在带子里面的呢？情况又会如何？”

“机子被你破坏了，但我找到相同型号的机子进行了研究，发现这一个款式的机子有一个功能，那就是录像带录完后可以自动倒带，回到开头，如果设定了自动播放，摄像机还能自动发起播放功能。这一科技玩意让我有了思路重新整理影像的逻辑链条：雪花——你上车时的情景，门萨最终踢坏了摄像机——雪花——门萨智力竞赛现场。这才是带子内容的真相！”

“你第一次给门萨装的带子就不是新带子，而是你早已准备好的带子。那盘带子的开头会有一些时间是空白的，然后大概过了几分钟，你提前录制了一段你上车后门萨开枪并踢坏摄像机的影像，至于你在哪里找到的相同型号的中巴，不得而知。但因为镜头始终没有对着我们这些乘客，所以你们完全可以找一辆空的中巴进行拍摄。这段录像完了以后又有一段空白带子以防露馅。这一系列的内容大概占用了十五分钟的时间。”

“你给门萨放进带子的时候，带子已经停在第十五分钟的位置了，于是门萨的活动在进行到第四十五分钟时，带子到头，录像停止，我们看到了雪花。然后摄像机自动倒带并播放，我们再次看到最开始的雪花，然后就连接到你录制好的上车情景。当你在‘营地’时看到雪花，便知道上车的时间到

了，随便找了个理由，说是门萨早有吩咐，然后带着你的枪来到中巴，实施你最后疯狂的表演。”

“你先是掐准时间——这个时间我估计你是反复演练过的，而且你今天戴的卡西欧也有准确的计时功能，当在‘录像’中的门萨开枪时，你也几乎在同时拔枪射击，射杀门萨。为什么我认为你一开始就杀了门萨，这点我稍后解释。然后你拿出随身带的变声器，发出跟门萨差不多的怪声，让大家误以为门萨还在车上，并编造什么‘有人乱动、必须杀之’的谎言，让大家误以为先前的枪响是杀害了某位乱动的游客。等你把录像带和摄像机都破坏后，为避免留下指纹，你再戴上手套，拿起门萨的手枪射杀后排的阿罗汉和最前排曾充当过门萨替身的男游客！幸亏我在听到第二轮枪声后及时解开头罩和蒙眼布，在迷蒙中我看到你戴着手套，与你那身休闲完全不和谐。”

“这就是你，马格警官，不，真正的门萨，所犯下的罪行！”

“冯警官，太荒谬了！我既然是门萨的同伙，为何要杀了他？而且你刚才说，我弄的什么录像是为了先杀掉门萨……我如果要杀也是先杀阿罗汉啊。”

“这是最后一个谜团了。你是门萨的同伙，这点没错，门萨也是这么认为的，但你自己呢？你的真实身份是什么？其实你就是门萨要报复的四个人中的最后一个！我好不容易查询到你的档案，五年前，虽然你没有跟门萨的哥哥还有迪拜他们在Y分局待过，但资料显示，你曾有一个星期前往那边‘协助处理重大事件’，而时间，与当时的劫持案完全吻合。你从那边回来后不到一个月便升了职，从此平步青云。我不知道你是如何隐藏你的身份去帮助门萨，至少门萨到死前还是很信任你的。但你跟他的出发点不同，你并不是为了将事件公诸于众，相反，你必须隐藏真相，更何况那盘做了手脚的录像带

很可能在日后会成为罪证。因此，你无论如何都必须毁掉摄像机和录像带前干掉门萨，否则他很有可能会出面阻拦。至于完整的故事，我倒很想听你自己亲口告诉我。”

“你还没有我确凿的罪证，我想我可以对你刚才丰富的想象力和出色的演讲一笑置之。我们警察是要讲究铁证的，你总不能拿你在中国玩的那套什么‘找茬儿’游戏以及什么行为差异点就定我的罪名吧？”

“如果说你并没有扮演门萨，那门萨至少在车上开过两枪，杀害了后排的阿罗汉和最前排曾充当过他替身的男游客。可我们在门萨的衣物上并未找到硝烟反应，反倒是你，马格警官，从你顺手换下的T恤上，同时检出门萨所持的HK97手枪和你所持的格洛克手枪的硝烟反应。”

“好吧，如果你要听故事，我就说故事好了，但故事只是故事，不代表什么。五年前，门萨的哥哥试图指控警方在营救人质过程中组织不力，导致事态急转直下。我被委派到Y分局协调此事。正苦恼的迪拜等人央求我绝对不能泄露真相，更何况当时正值警察司长选举，那时在位的司长也希望平息此事。于是我们四人做了一个书面协议，保证共同进退，消灭真相——我们隐藏了笔录中不利于警方的部分，尤其是门萨哥哥的笔录，由于通篇都很刺激，我们直接伪造了另外一份。门萨的哥哥知道后要告发我们，可当时警察部门里都是司长的人，他根本没有说话的分量，被贬职不说，还被调到清水衙门，成为一个废人。门萨在哥哥自杀的遗书上知道了真相，在个人网站上宣称要报复。我无意间进入了他的网站，发现没什么人浏览，即使有浏览的人也都当做笑谈。我注册了一个新的帐号接近他，为他出谋划策。当我得知他并不知晓我们四个人的真实身份时，我就有了一个一石二鸟的计划，既除掉门萨，又除掉阿罗汉和帕比特——因为前段时间阿罗汉和帕比特威胁我的上司，说抓

住了他的一些把柄，我的上司自然授权我摆平他们。于是就有了今天所发生的一切。门萨本以为我第二次上车后，我会按照我们既定的计划由我动手杀死阿罗汉，他万万没想到我将枪口对准了他……那盘带子中录制的部分，门萨的扮演者是迪拜，他本来也是我的同伙，但我担心人多口杂，况且迪拜一直对我比他高一级都是口服心不服，我怕我的罪行也会在日后给他留下把柄，因此把他也杀了……”

冯阳闭上了眼睛：“你们啊，为了某个人、某些人的利益，不惜吞没真相，不惜谋害别人的生命。难道你们踏着尸骨前进的路上不曾恐惧过吗？”

马格长叹一口气：“我想我妻子得了怪病就是一种报应吧。”

冯阳摇摇头，坚定地站了起来。马格问他：“你打算告发我？你要知道，这里是我的地头，你不可能拿我怎么样的，我马上就要被这城市授予‘灭罪英雄’的荣誉称号了。你还是省省吧……”

冯阳直视着马格，像是要看穿他的灵魂：“我没打算告发你，在这一片没有真相的土地上，我犯不着拿我的生命开玩笑。自从门萨死在这里后，我就懂得了一个道理：智力永远比不上权力。而自我哥哥五年前死在这里后，我还懂得了一个道理：善待生命，善待身边人。我们大使馆的车过来了，保重！”

“你的哥哥？也姓冯？”

“五年前他为了保护一个中国老年游客，丧生在劫匪的枪下，他当时也是在中巴上，解开了劫匪的连环智力题……那次，是我来这里看望他……上车后我们发生了一点点争执，冲动的我下了车，从此阴阳两隔……”

冯阳说完，看都没看失魂落魄的马格，朝迎面驶来的使馆轿车走去，车上的后座，晓云正对他展开他从未见过的迷人微笑。